

遊東瀛 賞大衛·賓特利作品

日本新國立劇場舞團將演芭蕾舞短篇

喜愛芭蕾舞短篇劇目的舞迷，四月份將有機會在東京欣賞到英國編舞家大衛·賓特利 (David Bintley) 兩齣備受讚賞的短篇傑作：《布朗寺院之歌》(Carmina Burana 一九九五年首演) 及《更快》(Faster 二〇一二年首演)。

日本新國立劇場芭蕾舞團將於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在位於東京涉谷的新國立劇場歌劇院 (New National Theatre, Tokyo, Opera Palace) 推出大衛·賓特利舞作專場；搬演上述兩個不含故事情節，卻別具創意構想、獨到表現手法，兼強勁感染力的作品。這將是該舞團第三度公演大衛·賓特利版本的《布朗寺院之歌》，《更快》則屬舞團首次上演的劇目；今回更是這個短篇舞作的亞洲首演。

舞作《更快》亞洲首演

作為東京的表演藝術地標之一，新國立劇場共擁有三個演出場地：可容納一千八百一十四位觀眾的歌劇院、設有八百五十一個座位的劇場和四百五十八個座位的小劇場。自一九九七年十月落成啟用以來，新國立劇場經常安排來自海外和本國的演藝團體、藝術家，公演題材多樣化、高水準的歌劇、舞蹈及戲劇表演。

因應新國立劇場建成而創立的國立芭蕾舞團同於一九九七年十月首度亮相舞台，上演全本《睡美人》。一九九九年牧阿佐美 (Maki Asami) 接任舞團藝術總監，進一步拓闊舞團的保留劇目，相繼推出英國編舞大師艾斯頓 (Frederick Ashton) 的長篇舞劇《仙履奇緣》、安東尼·杜陀 (Antony Tudor) 的《丁香花園》、肯尼夫·麥美倫 (Kenneth MacMillan) 編排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和《曼儂》；俄羅斯編舞大師佐治·巴蘭欽 (George Balanchine) 的《主題與變奏》、《C大調交響曲》；法國編舞大師羅倫·柏德 (Roland Petit) 的《蝙蝠》(La Chauve-souris)、《歌碧莉姬》……等優秀劇目。

此外，舞團歷年持續地作嶄新的嘗試，演繹當代編舞家新近創作的戲劇芭蕾或非敘事芭蕾舞劇目。舞團的當代芭蕾舞劇目包羅了波里斯·艾夫曼 (Boris Eifman)、納曹·杜亞陶 (Nacho Duato)、Twyla Tharp 等人的代表作。

二〇〇八年，舞團首度往國外巡演，在華盛頓甘乃迪中心的演出獲得好評。翌年，舞團出訪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劇院舞台上演出牧阿佐美編排的《茶花女》。

現為英國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團藝術總監的大衛·賓特利二〇〇五年應邀到東京給新國立劇場芭蕾舞團排演其《布朗寺院之歌》，二〇〇八年，他再次應邀為舞團創作全新舞劇《亞拉丁》(Aladdin)。同年，他獲委任為舞團的藝術顧問。兩年後，大衛·賓特利答允出任新國立劇場芭蕾舞團的藝術總監，同時兼顧東京和伯明翰兩個舞團，領導兩地的舞團排演古今劇目。

伯明翰舞團首席助陣

新國立劇場芭蕾舞團現有六十九名舞蹈員，當中一位來自俄羅斯，另一位來自瑞典，其餘團員全為日本舞者。

今次公演《布朗寺院之歌》，舞團安排了兩組舞蹈員擔演主要角色，並請來伯明翰芭蕾舞團的首席舞蹈員 Tyrone Singleton 作客席演出嘉賓。湯川麻美子飾命運女神 (Fortuna) 將夥拍飾演第三位神學院修士 (3rd Seminarian) 的 Tyrone Singleton 於四月十九日、二十五日及二十七日演出；米沢唯 (飾命運女神) 與福岡雄大 (飾第三位神學院修士) 則於四月二十日及二十六日演出。

《更快》裡一段刻畫男女運動員負傷承受極大痛楚惶恐的雙人舞，亦分別由兩組舞蹈員演繹：福岡雄大與小野絢子 (四月十九日、二十五日及二十七日)、Tyrone Singleton 與本島美和 (四月二十日及二十六日)。

舞團的五場演出將由東京管弦樂團、新國立劇場合唱團 (包括女高音、男高音和男中音歌唱家各一名) 作現場伴奏、伴唱。屆時，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團首席指揮 Paul Murphy 將親自執棒。

有關演出及訂票詳情，可瀏覽網頁：www.nntt.jac.go.jp/performance_en/#p_ballet 或 <http://pia.jp/nntt> (只有日語版面)。



▲大衛·賓特利在伯明翰接受專訪

劉玉華攝



▲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團演出《布朗寺院之歌》中眾命運女神轉動生命輪盤的一幕

Bill Cooper 攝



▲日本新國立劇場芭蕾舞團演出《布朗寺院之歌》

Hidemi Seto 攝

▲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團演出《布朗寺院之歌》劇照，首席舞者 Tyrone Singleton (右) 將在東京登場飾演舞劇中的第三名神學院修士

Bill Cooper 攝

《布朗寺院之歌》展人性肉慾

二十世紀德國作曲家卡爾·奧爾夫 (Carl Orff 1895-1985) 撰寫的清唱劇《布朗寺院之歌》(Carmina Burana)，包括共二十五首歌曲，唱辭源自十三世紀中古拉丁文及德文的修道院詩篇和歌曲。據估計，這些歌曲詩篇的原作者多是當時到處遊歷演唱的藝人和歌者。詩歌內容涵蓋了人生的各個層面：吃喝玩樂、春日尋歡、莫負青春及時墮入愛河、追逐錢財致道德淪亡……等；通過諷刺幽默的詞句，展現人性軟弱、貪戀肉慾；以及命運弄人的無奈無助。

年輕修士難敵俗世誘惑

開首第一齣歌曲：「噢，命運女神，如月亮般恆常多變，時而皎潔明亮，時而黯淡無光」(O'Fortuna, velut Luna status variabilis, semper crecis aut decrecis)

最為人熟悉。奧爾夫譜寫的樂韻氣勢磅礴，直撼聽者的心扉，教人深切地感受到命運女神擁有無比強大的威力，其心意卻變幻難測。無怪乎，這段樂曲被譽為奧爾夫創作曲目中最出名的一首。

編舞家大衛·賓特利 (David Bintley) 選用了這部清唱劇作配樂，藉着糅合芭蕾舞與富現代感的姿態動律，別具創意與啟發性的場景，鋪排機智幽默地呈現命運女神轉動人生輪盤，隨機變換世情處境；三位年輕修士難敵俗世誘惑，離棄清規戒條，縱情肉慾的歷程。

全舞長約一小時，共包括三個部分：「愛的庭院」(In the Court of Love)、「酒館」(The Tavern) 及「鄉村草坪空地」(The Village Green)。

這個劇目雖沒有連貫的情節和具名的人物，也不以敘述故事為重點，但大家仍可順應着三位年輕修士的際遇，體會他們

人生歷程的變化。

大衛·賓特利曾表示：「奧爾夫的樂曲內藏着敘事的成分，我透過三位修士的經歷顯示眾人的生命歷程。此外，我認為這是個有關年輕人的作品。」

「《布朗寺院之歌》的唱辭雖描述中世紀的修士背棄他們的信仰，墮落至沉溺性愛、酗酒、毆鬥生事……等惡行，大家也可以把它看作描述今日年輕人的情況。譬如說，一天晚上，有位年輕人到酒吧、賭場作樂；然後他濫藥、濫交、醉酒生事……，終落得懊悔遺憾的收場。」

「這不是個旨在說教的作品，觀眾將從中體會不少的樂趣。大家將感覺到箇中蘊含的深層意義，但我的用意並非在捍衛道德規範。」

「總而言之，這是齣教人振奮，既粗魯具挑釁性，又讓觀眾感到其樂無窮的劇目 (it's) vibrant, rude, aggressive but fun。」

▲日本新國立劇場芭蕾舞團演出《布朗寺院之歌》，女舞者飾命運女神

Hidemi Seto 攝

《更快》借鑑運動 刺激幽默

大衛·賓特利強調說：「我避免採用太過真、平鋪直敘的運動姿態來編排這個舞劇，大家看到舞者在舞台上演出時，各人的動作將糅合了多種不同類型的運動，而非單一的某種運動項目。舉例說，劍擊手的動作中混合了網球員的姿態；跳水和跳高的動作則合併成另一組舞蹈造型。」

由此可知，編舞家借鑑了各項賽事的動作特質，再經加工處理後，它們不一定以平常我們預期的形態在舞台上出現。大衛·賓特利動員了九男十女共二十一位舞蹈員參與演出《更快》，他把眾舞者分成「擲擊組」、「拋擲組」、「騰空組」、「韻律組」、「甲隊」和「乙隊」，分別演出三人舞、四人舞、多段群舞。自始至終，他們以高速度的身體動律、高難度的技巧舞姿凝聚振奮人心的爆發力。演出「馬拉松」環節時，直把演出的氣氛推至最高潮。

欣德森清楚表示：「《更快》的配樂對我來說，簡直是連珠炮發以聲響、節奏和音色，我藉此捕捉競技運動的所有層面。我盼望這齣舞蹈能彰顯運動員在實踐動能方面，做到更快、更高、或更強勁的過程中；同時流露出優雅雅亮的美感。」

全舞長約三十五分鐘的《更快》乃大衛·賓特利因應二〇一二年倫敦舉行奧運會而編排的作品。此舞命名為《更快》，實取材自奧運會的口號：「更快、更高、更強勁」(Faster, Higher, Stronger)。

配合倫敦奧運而編排

編舞家首演時宣稱：「這將是一個慶典 (It's a celebration)」。可見這個短篇舞劇目展現的充沛活力與昂揚亢奮情緒，在舞台上澎湃傾瀉，促使觀眾歡呼喝采。



▲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團二〇一二年首演《更快》

Bill Cooper 攝

周日文化廣場